

冯梦龙编吴语民歌集《山歌》里的官话

The Mandarin Elements in the Wu Folksongs Collected in Feng Menglong's Shange

石 汝 杰

我们在编写《明清吴语词典》时，遇到很多困难，其中最大的问题是，无法找到100%使用方言的文献。众所周知，冯梦龙编的《山歌》搜集的是明末的吴语民歌，从整体上来看，《山歌》使用的语言应该说是相当纯正的吴地方言，但是，其中确实还使用了很多官话的词语和语法形式，而且一般是与吴语的形式在一起混用的。

细读《山歌》，能清楚地发现，官话的影响确实很难避免。总体上看，方言和官话的分野还是相当清楚的：完全使用官话的只有第10卷“桐城时兴歌”，其余的各卷基本上是吴语的形式。如书中官话的连词“和”只用了4次，其中3个出现在第10卷；官话介词“把”共有21例，8例出现在第10卷，还有6例出现在穿插在吴歌中的曲或旧体诗里，但是也有用在歌谣里的例子，如：“阿娘管我虎一般，我把娘来鼓里瞒。”(01.20)“你有子铜钱银子但凭你阁来呵，只没要无钱空把布裙器。”(06.13)所以，我们在讨论本文的主题时，先把用官话写成的第10卷排除在外。

冯梦龙是一个很重视语言现象的作家，他经常在各种场合对一些语言现象做出说明或者解释。如在同是他编的笑话集《笑府》中，有：

有患嘴歪者，叩医求药，辞云：“我是里科，无此等药。”歪嘴曰：“难道特地做一个郎中，枳_ㄗ术_ㄗ丸也没得在家里？”（原注：吴音“嘴”同“枳”，“直”同“术”。）（笑府卷四）

有见长下颏者，曰：“我欲借你面上搭一鹰架。”其人骇曰：“为何？”曰：“要拆你的下颏。”其人曰：“下颏如何拆得？”曰：“下颏拆不得，鼻头如何拆_赤了？”（原注：吴语“赤、拆”同音。）（笑府卷十）

本书里，也有类似的例子，如：

奉劝姐儿没要自道是脚力大，就是拖脚蒲鞋还胜子左嫁人。(注：吴语再醮曰“左嫁人”。左，俗音“际”。)(09.03)

既然冯梦龙如此重视语言上的细微差别，为什么还会在他编的《山歌》里出现很多官话的成分呢？可以推测，其原因是：在那个时代，官话已经对书面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，连冯梦龙也不能完全区分哪个是方言，哪个是官话，以至无法抗拒，不自觉地用了一些官话的成分。这个也是本文把《山歌》作为分析对象的价值所在。

下面从语音、词汇和语法等几个方面来考察其中的官话成分，并加以分类，分析其形成的原因。

一、押韵的问题

《山歌》在押韵上，有很明确的规则。如：韵脚在一二四句；押韵里能看到很明显的方言的同音现象。这里先看符合方言音系的押韵现象：

第九卷门神：神情经神庭门星声承尘景人人心停声真情情听人新 (09.02)

这里包括深臻梗等摄的舒声字，与现代苏州话把这些韵都合并为[ən][in]一样。

但是，下面这一类，情况复杂一点：

浜更长/墙床墙 (02.34)、浜生甥 (03.18)

这里包括梗和宕两摄的舒声字，基本符合吴语的音系，但是，以现代苏州话的读音来看，“床”的韵母是[ã]，和其他的几个字的韵母[ã]不是一类。

而以下的一类，就更不符合方言的音系了：

天烟年/年传烟 (01.33) 般宽钻/钻番关烟/癸 (08.06)

因为用现代方言来读，“天烟年”[iɪ]和“传宽钻”[ø]、“般番关癸”[ɛ]是不同类的。这样的例子很多，不能一一列举。我们只能推测，《山歌》的用韵，大部分符合方言的音系，但是有时也会用官话的押韵系统，如上例里用的是官话系统的《词林正韵》里的寒删(覃盐)类韵。

二、人称代词

(1) 第一人称

《山歌》中，单用的“我”有492个（男女都用），只有两个“我依”，而用于女性自称的有“奴”（48个）、“阿奴”（6个）、“阿奴奴”（55个）、“奴奴”（8个）等形式。

【我依】结识私情好像木梳能，我依枉子听你介相思结发情。(08.04)

【奴】被盖子郎来郎盖子我，席衬子奴来奴衬子郎。(04.02)

【阿奴】我捉你当子天上日头，一心只对子你，你没要阴晴无准弗照阿奴心。(06.49)

【奴奴】玉指尖尖抱在红灯下看，半像奴奴半像郎。(01.32)

“奴”绝大多数情况下用作女性自称，尤其是“阿奴、奴奴”等，是年轻女性的自称，应该算作名词。《土风录》说还是对小孩的爱称。只有昆山周庄、陈墓（《江苏新字母》的作者是陈墓人）和现代苏州郊区是作为普通的第一人称代词用的，读去声。

《山歌》中第一人称复数形式分别为：我裡（34个）、我哩（3个）、我裏（2个）。这一形式应该是在较早时期就形成的，见于从明到近代的各种文献，现代很多吴地方言还在用。

【我哩】我哩个些人，道假咦弗假，道真咦弗真。(09.07) 我们这些人，说假又不假…

(2) 第二人称

《山歌》用到“你”358个，“尔”13例（只出现在1-6卷）、“你依”4例。“你”和“尔”有时还出现在同一首民歌里。

【你/尔】我十六岁贪花养子你个娘，娘十七岁上贪花养子尔。(04.18)

姐儿说向我郎听，我听你也是隔年桃核旧时仁。尔没要做子桑叶交秋弗採子我，啰匡尔再是黄梅天日出弗长晴。(3.16)

【你依】你依弗要出言吐气，我依唱介一只曲子你听听。(09.06)

第二人称复数主要形式是“你搭”，18例。

【你搭】结识子兄弟又结识子个哥，你搭弟兄两个要调和。(04.11) 我只是声色弗动，并弗容介个闲神野鬼上你搭个大门。(09.02)

“搭”当是从表地点的词演变过来的。“你那里”现代苏州话说“侬搭”，应与此同源。

(3) 第三人称

《山歌》里第三人称单数主要用“渠”(53例)，但是还有用官话“他”的例子。从语言历史来看，“渠”大概是最早的形式。

【渠】吃渠骂子吃渠打，忆郎君好处只是弗还拳。(02.22)

第三人称复数“渠搭”只有一例：

【渠搭】耍[啥]来头现在渠搭四个冤魂个眼睛？(09.03) 耍来头，什么缘故。

【他】共有21个，其中用作人称代词的只有2例：

私情起意未曾曾，咦有闲人搬来我里个听。并无形迹，由他讲论。(7.12)

千方百计，骗他动情。脱裙解裤，抱他上身。(07.14)

另外，还用在“他日、他人”等书面语的词语里。

(4) 疑问代词

《山歌》里有7个官话的“谁”，用在歌谣里的特殊的部分（如“排歌”），另外两个方言形式：“耍人”（即“啥人”）和“啰个”（哪个）。比较起来，方言的形式反而用得少了。

【啰个】结识私情只要自即伶，闲人啰个能当心？(02.05)

【耍人】眼泪汪汪哭向郎，我吃腹中有孕耍人当？(01.32)

【谁】当初来往，是谁请你？如今撇我，被人说是讲非。(07.09)

(5) 讨论

本书没有用到“我们、你们、他们”这样的官话代词。但是，有“我”、“你”这样的形式，这两个是否官话词，有点可疑。沈宠绥《度曲须知》有：

吴俗有“我侬、你侬”之称，其“你”字不作“泥”音，另有土音，与舐舌音相似。

土音的“舐舌音”，即自成音节的鼻音[n]。根据这样的记录，应该把这些形式看作是方言的，只是使用了与官话相同的汉字，可以看作是“训读”。

但是，“他”、“谁”这样的词语，显然是官话的。

三、实词

这里仅以两个动词为例，来简单说明一下。第一个是表示“拿”的动词，有：

【担】 7 个（另外还有“挑担，负担”义的用例），如：

日落西山影弗高，姐担子竹榜打樱桃。(07.06) 拿着竹板打樱桃

【拿】正文用到26个，如：

收捉铜杓、注子两件，同两领补打个衣裳，替我拿来典当里去当当。(卷九 烧香娘娘)

也有两个形式同时使用的情况（这里的“担”，兼有“送（来/去）”的含义）：

结识私情隔条街，又担米了又担柴。朝担暮担担弗了，一性搬来合子家。
(02.34)

这里观察到的现象，只能解释为，当时意义相同的两个形式同时使用，其中的“拿”应该是来自通语，而且其势力已经相当强大，以至占了优势。

第二个是表示“放置”的动词，有三个形式，但是用例不多：

【放】珊瑚树儿玉瓶里栽，呀，轻轻放，心肝爱。(01.02) 增钱买我家去，放我来红纱帐子里安身。(08.08)

【安】打子四九三十六个樱桃安来红篮里。(07.06) 安我来粪箕里，一丢丢子我来炉里去。(09.04)

【摆】袖里藏，袖里藏，再来检粒里面摆祠堂。(07.04)

根据现代汉语的情况来看，“放”也是通语里最常见的形式，“安”主要用于方言，而现代苏州最常见的“摆”只有一例，还不是典型的“放置”义。

四、虚词类和语法形式

（1）被动的表示形式

《山歌》中表示被动的介词最多的是“吃”（喫），有80个，其次是“拨来”（7例），但“被”则只有5例，前两类是吴语固有的形式。在这一时期表示被动的“拨来”刚兴起，到现代最终取代了“吃”。而“被”显然不是吴语固有的。

【吃】（1）介词。表示被动，引出动作的发出者，被：吃情哥郎扯断子布裙腰。(01.21) 约郎约到月上天，再吃个借住夜个闲人僭子大门前。(01.15) 吃渠骂子吃渠打，忆郎君好处只是弗还拳。(02.22) 有时后面还可带宾语，如：拿花弗着吃郎摸

子奶，郎贪白奶姐贪花。(02.14) 吃乡下个筛油蚩子讨子小便宜。(05.05) 你搭自弗小心，吃个白日撞偷子物事。(09.04)

(2) 动词，表示不如意的原因，后面是个动词短语。这类例子很多：眼泪汪汪哭向郎，我吃腹中有孕要人当？(01.32) 姐儿嘱付小风流，只有吃个罗帐里无郎弗好留。(01.32) 我吃个打生缸上人多，落弗得个脚，眼看鲜鱼忍肚饥。(07.13) 我吃个伤心了，唱介两句曲子，自家叹个自身。(08.08) 后面可加“子”：歪嘴油瓶吃子个口弗好，龌臭泥出弗得好香菱。(01.29) 有时就表示遭受不如意的待遇，如：捉个猪胆去油，教我受子多少腌臢苦脑；捉个百药箭上色，教我吃子多少乌皂泥筋。(09.06)

【拨来】本来是动词“拨”(给)和介词“来”(给)的结合，意义同单独的“拨”，但是必须和表人的名词连用，如：卹得针变子枪，拨来小阿奴奴半夜三更掘开子墙。(02.34)

这样的组合形式更多的是充当复合介词，用在被动句中，引出动作的主体，如：宁可拨来老公打子顿，卹舍得从小私情一旦空。(03.19) 放我在脚跟头晒介夜，情愿拨来你千憎万厌到大天光。(03.03)

本书里没有用到官话单独表被动的“给”，但是有官话的“被”。

【被】结识私情要放乖，弗要眉来眼去被人猜。(01.27) 当初来往，是谁请你？如今撇我，被人说是讲非。(07.09) 硬郎不过，只得顺情。被人看见，坏奴好名。(07.11) 穿窗入户，到奴枕旁，奴的东西被你长偷惯。(08.11)

表示被动的“吃”，在近代汉语的历史上，用例很多，分布范围也很广(刘坚、江蓝生等，1992：210)，但是现在吴语只有少数残存，闽语中却还用得比较普遍，写作“乞”(见陈章太：“大田县内的方言”，载《闽语研究》301页，语文出版社，1991)。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。

(2) 表示连接

表示连接的连词，主要是“听”(40个)，还有“搭(子)”、“替”。官话的连词“和”只出现4次，其中3个用在第10卷。

【听】(1) 连词，连接两个平等的成分。和：姐听情哥拍面来，再吃我里亲夫看

见子了两分开。(01.25) 郎呀, 我听你并胆同心一个人能介好。(01.29) (2) 介词。
 ① 跟, 和: 爹爹也弗要来娘房里去, 哥哥也弗许听个嫂同床。(04.18) 我也无介气力听渠叉嘴, 自听卖鱼个开言。(08.13) ② 引进动作的对象(受益者)。替, 为, 给: 隔河看见野花开, 寄声情哥郎听我采朵来。(02.15) 我为你受子几呵头头脑脑, 尽阁在肚里; 长长短短, 侪听你包容。(08.05) ③ 引进说话、提出要求的对象。跟, 向: 使尽机谋凑子我里个郎, 听个外婆借子醉公床。(02.26) 结识个姐儿忒奢遮, 听渠咦讨荷包咦讨鞋。(02.31)

用法相同的还有“搭(子)”和“替”, 但是出现频率要低得多。

【搭(子)】姐儿窗下织白罗, 情郎搭子我里个人打双陆。(01.26) 搭郎好子吃郎亏, 正是要紧时光弗见子渠。(01.10) 结识私情像粪箕, 只没要搭个苕帚两个做夫妻。(06.25)

【替】主要出现在长歌里: 郎替娇娘像荸荠, 荸荠要搭茨菇两个做夫妻。(06.43) 亏杀子汤家姐姐替我合得人缘。(09.01) 四个铜钱替我买条红头绳。(09.05) (按: 第一例里“替”和“搭”一起出现)

【和】我当初结识你哈里好像宝和珍。(3.05)

(3) 表示处置

本书中最常用的是“捉”, 同时又用了官话的“把”。

【捉】介词。(1) 引进动作的对象, 用法基本同官话的“把”(如动词短语的形式一般比较复杂), 如: 揪起子竹竿拔起子橹, 捉个小阿姨推倒在后船舱。(04.17) 郎呀, 我捉你当子天上日头, 一心只对子你。(06.49) (2) 表示工具和材料, 拿, 用: 郎在门前走子七八遭, 姐在门前只捉手来摇。(01.17) 各有道路各自做人, 尽弗消得老鸪跌倒只捉嘴来撑。(09.08) 娘又乖, 姐又乖, 吃娘捉个石灰满房筛。(01.22)

有时, “捉”字短语(“捉”+名词)和动词之间可以用“来”连接, 这当是动词向介词过渡的中间阶段, 如: 郎做子急水里蚂蝗只捉腰来倒下去。(02.20) 和身靠紧我来用力, 一双眼睛弗住介捉我来关关。(08.06) 同样, 在韵文里可以用光杆的动词: 乡下人弗识枷里人, 忽然看见只捉舌头伸。(05.04)

【把】全书共21例, 其中8例出现在第10卷, 还有6例用于穿插在长歌中的曲或旧

体诗中。如：阿娘管我虎一般，我把娘来鼓里瞒。(01.20) 你有子铜钱银子但凭你
阁来呵，只没要无钱空把布裙器。(06.13)

(4) 表示所在、存在

《山歌》中，“来”基本用法是表移动的动词，同时也常用来表示存在以及与之
相关的意义。

【来】(1) 动词，在。如：啥个来个铜关口外，远处他方？(08.01)

(2) 介词：① 用在动词短语前，表示事情发生的地点和范围，在。如：姐儿来
个红罗帐里做风流。(02.27) 再来检妆里面摆祠堂。(07.04)。

这时可能和表移动的动词“来”混淆，形成歧义，如：再来绿纱窗下送汗巾。
(01.28)

② 用在动词短语前，引出经过的地点，在，从。如：若有村东头村西头南北
两横头，二十后生连垂头，肯来小阿奴奴仙桥上过。(07.03)

③ 用在动词后，表示动作的方向和终点，在，到。如：一双白腿扛来郎肩上，
就像横塘人捐藕上苏州。(02.27) 因为你会安排，落来你个圈套里。(08.05) 挑我来
十字街头，东卖也弗要，西卖也弗成。(08.08)

④ 表示事物存在或事件发生的地点和范围，在。如：个样出套风流家数侬有
来奴肚里。(02.13) (此例中“有来”：有在，官话不能说) 小阿奴奴便打杀来香房也
罢休。(01.24)

⑤ 表示给予，引出受益者(间接宾语)，动词是“拨(给)、送”等，给。如：
卖茶客人，尔弗要拨个粗枝硬梗屑来我。(02.01) 拿我准来渠子，挑子我了行程。
(09.03)

表示给予的动词或介词“给”在《山歌》里一个也没有出现过，这是个值得重视
的有趣的事实。

⑥ 引出说话的对象，如：若还弗信，待我唱只《驻云飞》来你听听。(09.07)
咦有闲人搬来我里个_{指自己的丈夫}听。(07.12)

【来搭/来里/来呵】这一类形式中的“来”是表存在的动词(在)，“搭”、“里”、“呵”等
是表示地点(远近)的词语。两者组合起来，相当于“在这里/在那里”，表示：①

动词，表存在，有，在。如：姐儿便问个钓鱼个：“啥鱼来呵？”(08.13) 萤火虫，娘来里，爷来里。(01.16) 我有介只曲子在里，到唱来你听听。(09.02) ② 副词，用在动词前，表示动作行为正在进行。在，正在。如：咦弗来里作揖画卯，咦弗来里放告投文。(09.07) 正来里说价钱弗了，后生看见鼻搭嘴踵赶到门前。(08.13) 偷子私情转得自家个门，家婆再也来搭结私情。(05.27) ③ 助词，用在动词、形容词后，表示动作的结果或状态的持续，着。如：你有子铜钱银子但凭你阁来呵，只没要无钱空把布裙器。(06.13) 两个侪跪来搭，直到更尽夜深。(08.09) 啰里东村头西村头南北两横头二十后生闲来搭？(01.08)

【在】官话词，书中“在”用作动词、介词的例子有68个。如：丝网捉鱼尽在眼上起，千丈绦罗梭里来。(1.02) 二十姐儿晒弗着，在踏床上登，一身白肉冷如冰。(01.09) 搭烂子黄葱我个心还在。(3.10) 小阿奴奴好像寄做在人家一缸头白酒，主人未吃你先尝。(04.17) 一时间火发吃你骗得团团转，如今再高阁在暗头里子弗分明。(06.29) 姐在房中织白绦，郎来窗外手操琴。(7.15)

最后一例中，同时使用了“在”和“来”。

【在里、在搭、在上、来上】是书面语形式（在、上）和方言形式（里、搭、来）的混合体，同“来搭、来里、来呵”。“在上/来上”强调在表面（上面）。如：我有介隻曲子在里，到唱来你听听。(09.03) 双膀弯里，我常常在搭风流飘荡。(09.01) 等我里情哥郎来上做介一个推车势，强如凉床口上硬彭彭。(02.26) 壮罗多，油碌碌，新出笼馒头能个样物事在上游了游，到有星滋味。(9.01)

“在”的其他用例，如：姐儿正在疑惑，只听得窗外门敲。(08.12) 到如今再捉我做子被头里个抹布，常搭我风流所在去缠绵。(9.01)

(5) 否定的祈使

《山歌》里，最常见的否定的祈使形式是“没、没要”（38个）。其含义，不是“没有”，而是“不要、别”。这个形式很有趣，现代苏州话和邻近方言没有的，在书中很常用，所以无法认为这是来自官话的形式。

【没/没要】上箍下箍箍紧子我，你自家快活没拨来别人钻。(08.06) 同结个私情没要争，过子黄昏还有五个更。(04.10)

书中有少量“没”的意义为官话的用例，如下例是编者附在歌谣后面的注：吴语谓没正经曰“赵”，因曰“赵谈春”云。(09.08)

(6) 小结

从以上各例看，编者在把这些歌谣记录下来时，无法摆脱官话的影响，不自觉地把与方言相对应的成分用进了文本里，出现了混杂的现象，在虚词的运用上更为突出。

五、结语

方言历史的研究，有一个难点，就是很难得到纯粹的方言资料。我们见到的文献，语言面貌相当复杂，大多是方言和官话混杂在一起的。一般情况是：

一、几乎没有所谓纯粹的方言资料。如本文所述，《山歌》整体上应该说，是用方言写成的，但是也夹杂着官话（通语）的用法。此外，部分传奇中也有少量的成段方言，但是也不是很纯的方言。

二、以官话或较浅近的文言为基本骨架，夹杂着用一些方言，难以区分。如下饭的菜肴，吴语常说“嘎饭”（即“下饭”），我们见到很多作品中，直接使用，和其他官话成分没有区别。

【嘎饭】那酒家只道他身边还有铜钱，嘎饭案酒，流水搬来。(醒世恒言37卷) 县宰请王教授衙中饮酒，吃到中间，嘎饭中拿出鳖来。(拍案惊奇27卷)

只有少数作品中指明某个词语是方言形式，如：

原来吴中的乡谈，父亲叫做“老官”；匏瓜、匏子老了招不入，就把来做称呼父亲的雅号。(吴江雪1卷2回)

不过姓李的小猢猻，有了几个臭铜钱，一时就铎赵起来。(原注：吴俗谓人呆曰赵。)(笑林广记1卷)

还有注明方言读音的，如：

拨别(读白)人看见仔，像啥样式，阿要难为情嘎？(九尾狐14回)

我们读到的文献中，《山歌》和《九尾狐》尤其重视方言读音，类似的标注特别多。

但是，大多数文献的情况却并非如此。原因是，很多作者并不明白方言和官话的界限，无意中用了方言的成分。以至我们有时无法确切地认定是方言还是官话。以下以“快”的方言用法为例，来看看这些资料的面貌。

【快】①〈形〉置于动词或形容词后，表示将要。后面常用“了₂”（戔）：吏房也有管过的，也有役满快的，已不在数内。（警世通言15卷）三万银子到手快了，怎么恁样没福，倒熟睡了去，弄到这时候！（醒世恒言37卷）拉长调子，唱了一会。临时走快，又再三嘱咐。（十尾龟13回）●问伯颺道：“阿曾吃饭勒？”伯颺道：“吃仔要饿快哉。”（海天鸿雪记4回）②〈形〉置于动词或形容词后，表示接近所指的时间或程度：●先生，吾里爷是肚、肚皮大个，住立朵，天光夜快哉。（三笑14回）●倪听仔急急快，寻仔俚好几块，寻俚勿着。（负曝闲谈18回）●二百八十铜钱一日，倪主仆两家头住仔有两个月快哉，阿要该点介？（海天鸿雪记8回）

例句前有符号●的，表示这些句子是用吴语的。但是更多的是其他那些以官话为主体的作品，如其中出自“三言二拍”的用例。

因此，我们可以说，《山歌》的文体，以吴语的形式为主，但是夹杂了一些官话成分，这并不是当时方言的实际面貌，那些官话成分只是编者在记录时无意中混入的。同时也说明，那时官话在书面语中的影响已经相当强大了。这样的解释才是合理的。

【说明】（1）本文曾在白話和官話的歷史以及方言的歷史文獻國際研討會（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the History of Colloquial Chinese — Written and Spoken, March 11- 12, 2016 at Rutgers University, NJ, USA）上发表，得到与会的各位先生指教，谨致谢忱。（2）文中例句后面的数字表示该歌谣在《山歌》里的顺序，请参见石汝杰、黄明明（2007-2008）。

参考文献

《挂枝儿·山歌》（影印本），《冯梦龙全集》（魏同贤主编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3

《山歌》(冯梦龙全集18卷, 标点本), 江苏古籍出版社, 1993

大木康:《馮夢龍「山歌」の研究》,(日本) 勁草書房, 2003

沈宠绥:《度曲须知》(《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》第五册), 中国戏剧出版社, 1959

石汝杰: 冯梦龙编《山歌》的虚词札记, 日本《花园大学研究纪要》第20号, 1989

石汝杰:《笑府》中所见的明末吴语, 日本《中文研究集刊》第3号, 1991

石汝杰: 明清小说和吴语的历史语法,《语言研究》1995年第2期

石汝杰:《山歌》的语言分析, 日本《北陆大学纪要》第19号, 1996

石汝杰: 冯梦龙编《山歌》的校注问题,《海外事情研究》第34巻第1号, 2006

石汝杰:《吴语文献资料研究》, 东京, 好文出版, 2009

石汝杰: 明清时代北部吴语人称代词及相关问题,《中国方言学报》第5期, 2015

石汝杰、宫田一郎主编:《明清吴语词典》, 上海辞书出版社, 2005

石汝杰、黄明明: 冯梦龙编《山歌》校注(之一、三、五、七),《熊本学園大学文学・言語学論集》
第14巻第1-2号, 2007; 第15巻1-2号, 2008

石汝杰、黄明明: 冯梦龙编《山歌》校注(之二、四、六),《海外事情研究》第35巻第1-2号, 第
36巻第1号, 2007、2008

张惠英:《山歌》注(1-4), 日本《中国语学研究·开篇》第10-13巻, 1992-1996

日本語要約

馮夢龍編『山歌』にみる官話の成分

馮夢龍編『山歌』は、明朝後期の中国蘇州地区の民歌集である。中国文学史においても、漢語方言の歴史においても、きわめて重要な文献である。全体的に見れば、《山歌》に使われる言葉は江南地方の漢民族の方言吳語であるが、その歌謡を記録するとき、編集者は無意識的いろいろな中国語の通用語（北方方言の「官話」）の要素を混入した。本文は『山歌』の方言のテキストに混じった官話の成分を収集し、分析する。